

J.F.Kuo 【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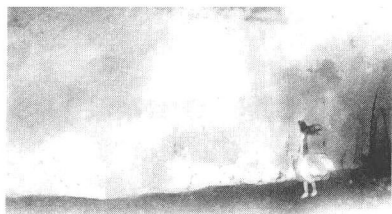
张国晨 译



红颜

Where the Orchid Blooms

 安徽文艺出版社



红颜

Where the Orchid Blooms

J.F.Kuo 【美】 著

张国晨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颜 / (美) J.F.Kuo 著; 张国晨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396 - 2927 - 8

I. 红… II. ①J…②张…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832 号

引进版权合同登记号: 1201501

版权说明:

© 2005 J.F.Kuo.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First published by AuthorHouse 03/22/05

ISBN: 1-4208-0087-6(sc)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04097207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红 颜

[美] J.F.Kuo 著 张国晨 译

策 划: 徐海燕

责任编辑: 吕冰心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20,000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6 - 2927 - 8

定 价: 25.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J.F.Kuo出生在日据期间的台湾。他先后在台湾“国立”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立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获得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在瑞典获得了“荣誉医学博士”的称号。他曾在耶鲁大学与埃默里大学等名校担任药理学教授，在生物学和医药学等领域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是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常被引用的科学家之一。他于1972年加入了美国国籍，现在和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居住在亚特兰大。《红颜》是他的首部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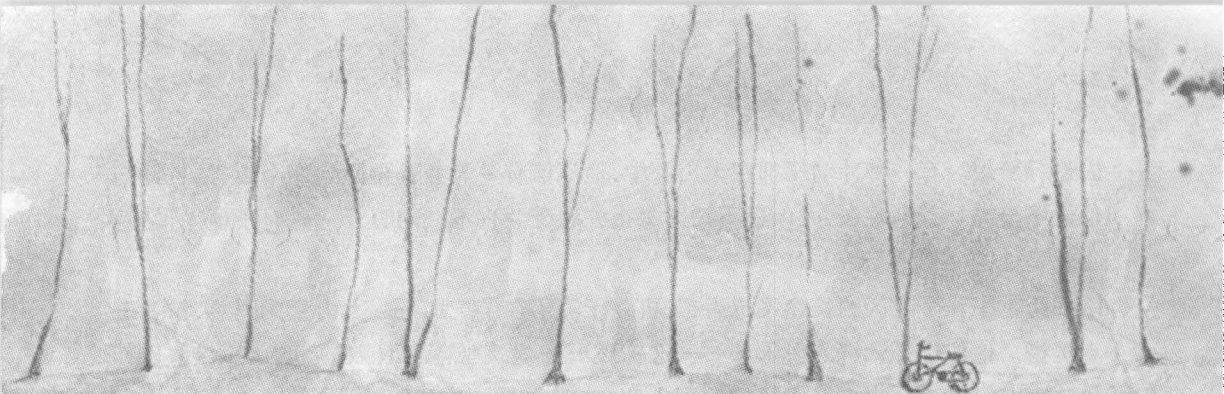
致 谢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亚历山德拉、我的儿子加尔文，以及我的女儿法兰西，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支持和建议。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侄女安吉拉，她协助我处理了这部小说初稿中的一小部分。



目 录

第一章	异乡游子	001
第二章	感恩晚餐	007
第三章	遥远山谷	023
第四章	花蕾初放	034
第五章	圣诞之约	049
第六章	蓝颜知己	065
第七章	一心两爱	085
第八章	薇琪妹妹	102
第九章	翠鸟声声	116
第十章	再次相聚	134
第十一章	甜蜜归乡	147
第十二章	故地重游	163
第十三章	幽兰山谷	187
第十四章	爱在风城	208
第十五章	你好,波士顿	229
第十六章	兰花之死	252
尾 声		264



第一章 异乡游子

1958年,暑气渐消,那个漫长的夏天就要结束了。王大山离开了台湾——自己的故乡。当飞机滑出跑道,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猛然起飞时,大山悲喜交加。喜的是,美国之旅就要开始了;悲的是,他就要告别亲人故土了,这让第一次坐飞机的大山难免有点儿难受。

飞机驶向太平洋。大山坐在机窗前,飞机下凌乱的风景扑面而来:高楼大厦、河流和田野迅速掠过,覆盖着森林的高山在宽广无际的绿色大地上一泻千里。霎时间,一切都在一片浓雾中消失了。他突然想到了故乡山坡被雾气笼罩的清晨。

飞机穿梭在云雾间。在大山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清晰的水汽漂浮在一片空旷之中——在天地之间这个孤寂的地方,世人看不到日月星辰,情侣和爱人们在梦中邂逅于此。大山沉醉于这样的冥想之中,内心感到隐隐作痛。

透过窗户,他仿佛看到了兰香的影子。自从兰香结婚之后,他们已两年没见了。他们曾是最好的朋友、知心爱人,而且他知道,兰香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爱,唯一全身心无条件去爱的女孩。因为她是小山的堂妹,两人才被拆散。她哭着离去,这让大山痛不欲生。兰香离开时告诉他,这是他们早已注定的悲惨命运:“我一直生活在自己快乐的小小世界里,和住在森林中雨水坑里的生物差不多。现在,一切都没有法子了,也许有一天一只命运的大脚踩到我,从此结束了我的生命。那些零落的雨滴肯定会消失,再也看不到了。”

大山和兰香知道那些独鸿孤雁常常为自己的另一半相守至死的传说。现在他要离去了,正在穿越大洋,飞行在迷雾之中,就像一只逃离过去的小鸟一样,飞到另一个地方

去追寻梦想。有一种冲动压抑在大山心中，他深信有一天兰香会回到那个山谷，从此与他永不分离。直到现在，大山还不知道怎么去忍受兰香不在的日子——对于他来说，兰香就是他的一切。

跨越了几个时区的长途飞行后，飞机终于降落在了芝加哥。大山毫无睡意，精神有点恍惚。他住进了台湾人俱乐部——这栋破旧的建筑坐落在衰败的市中心附近，以前也曾声名赫赫。台湾人俱乐部的管理人叫方吉姆，是一位和善的股票经纪人。这里专门接待那些临时居住的外乡人，当然它也是老乡们聚会的场所。

大山一边倒时差，一边感受着周围巨大的文化差异，这一周对于他来说兴奋无比。还不到星期六，他就已经倒好了时差，完全适应了芝加哥的日日夜夜。他很放松，拥有了自己的空间——一间自己私有的屋子，繁茂的枝叶从窗口伸进来——这能使他感到来自大自然的安逸，忘掉都市的喧嚣。

装好了新的音响设备，大山懒洋洋地斜靠在床上，把枕头垫在脑袋下面，然后开始享受来美国途中经过东京时买的日本经典音乐。这些歌词和旋律久久萦绕在他的耳边，大山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曾让他忧伤流泪的山谷，回到了故乡，在那里，兰香唱着同样的歌儿给他听。前一个晚上，大山漫步在芝加哥大学的校园里，久久注视着深夜的天空，过了很久，他才找到了那颗曾经见证他们海誓山盟的星星。芝加哥比台湾更靠近北极，那颗星悬挂在密歇根湖上空，明亮高远。

为了逃避空虚寂寞，大山开始给他的父母、姐姐，还有他的两个双胞胎堂兄写信。大山还给家人寄去了自己在大学校园里刚拍的一些照片。当一切都结束之后，他痛苦地想给他最思念的人写点什么，但是他明白，他不能。在给父母书信的末尾大山加了一句话：“等兰香再来咱家的时候，把信和照片给她看看，告诉她，我非常想她。”

大山呆坐了好久，犹豫着在薄薄的航空邮件纸上写下了最后一个句子，直到这个句子变成了长长的、黑糊糊的斑点。当他再想起她时，能停止这种难以抑制的思念吗？哦，不会的。

他用墨水蘸湿了手指，在粗糙的木桌上画来画去。这时，有人敲门。

“你好，吉姆，快进来。”他说。

“美妙的音乐！肯定是想家了吧，要不就是想女朋友了？”吉姆微微笑了笑。“房子住着舒服吗？”

“挺好的，谢谢你。窗外那棵树真是太棒了。”

“你能喜欢我真高兴。你知道吗，我听到的抱怨可比夸奖多。我正在想法子找人合伙买下这栋房子，然后搞一个全面装修。觉得咱们搞个像样儿的俱乐部怎么样？”

“绝对有必要。但是你能找到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有钱人吗？我们大部分人还是

学生啊。”

“我们大部分人都在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就自己来承担——不过这不是我这儿的原因。有一个日本女人问我，咱们这儿有没有人愿意明天帮她搬家。现在需要很多人做这样的勤杂工。你对这样的零活儿感兴趣吗？如果想把邻里关系处好，挣点零花钱，考虑一下怎么样？等你倒过了时差，有了空闲。”

“当然好了，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行。”

“就你这块头儿，干这些还不是小菜一碟啊。就这么定了，好吗？”吉姆笑咪咪地说，“这是她的地址和电话，就住在附近街区，我一会儿给你画一张地图，告诉她一下这个事情。明天九点整去报到干活儿，怎么样？”

“没问题，真是感谢你啊，吉姆。”

“肯定没问题！好好干。”

第二天清晨，大山如约来到附近的那家住处。他在一楼的一个单元门口停了下来，又核对了一下手里纸片上写着的地址，按响了门铃。

“早上好！”一个长相甜美的女人开门说道。她语气友好，仔细打量着面前这个年轻人。“是吉姆介绍你来的吧？”

“早上好……哦，是的，是他介绍我过来的。”他愉快地用日语回答道。

“快请进。我叫京子·安德森，很高兴认识你。”她优雅大方地鞠躬表示敬意。大山想起了静子婶婶，过去她经常和大山用弯腰来表达敬意。

“我叫王大山，安德森太太，您看我能帮您做些什么？”他也彬彬有礼地弯腰回敬。

“你就叫我京子吧，我也叫你阿山好吗？”她依然温柔地问道，这让大山感觉非常亲近，就像家人一样。

“好的，京子阿姨，当然好了，您很像我婶婶。她是东京人，二战后和我叔叔，还有两个孩子定居台湾了。”

“哦，原来这样啊……真为他们感到高兴，”京子很认真地说道，然后冲着屋子里用英语喊道，“孩子们，快出来。”他们进门的时候，两个女孩子一边一个站在了她身边。“这是薇拉，下周就要去伊利诺斯大学读书了。这是阿山，刚刚从台湾来芝加哥大学上研究院，他日语真好。”

“你好，阿山，欢迎来美国！”薇拉面带微笑和大山握手。“我好久没看到妈妈这么开心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这是薇琪，我们家的小宝贝儿。她现在上高中呢。”京子看了看小女儿，薇琪躲在她身后害羞地冲大山挥了挥手。

“你好，薇拉。你好，薇琪。很高兴认识你们。”大山热情地跟她们俩打了招呼。他

发现这两个姐妹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混合了东西方特质——虽然她们都是东方血统，但外表更像白人。薇拉看上去有一点异域风情，但薇琪温柔得体的举止更像她们的妈妈。薇拉把她的长发俏皮地别在了头上，薇琪则把轻柔的褐发扎了一个马尾辫。

“开始工作吧，要不可就耽误时间了。”大山对京子说，他很快意识到自己为什么来这里。

“我敢保证，你绝对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京子笑着说道，“咱们从厨房开始收拾吧，这样我就能在新家里给你们准备午饭了。阿山，周末没见到我丈夫在家，有点奇怪吧？亨利腿脚不好，不能帮咱们了。他是一个会计师，要给客户处理一些所得税的事情，周末也不能休息。不过，晚上你就能见到他了。”

四个人将锅碗瓢盆都装进了箱子，穿过了一个庭院来到对面的居民楼，从后面的楼梯爬上去，终于到了三楼的新房子。他们把东西拿出来放到了厨房里。“这个顶层角上的房子很安静，采光也好，”京子告诉大山，“你看，我们这些大件家具什么的都已经让专业搬家公司弄过来了，我就是担心还有很多东西要搬，我们自己肯定搞不定。”

“放心吧，京子阿姨，”大山保证，“肯定按时完工，到时候这里就是真正的家了。”

“是啊，我们都会帮助阿山搬家的，对吧，薇琪？”薇拉给妹妹打气，薇琪点点头，微微一笑。

“别信她们，估计过不了几遭她们就撑不住了。”京子笑眯眯地看着两个女儿，开玩笑地说道。

四个人足足来回折腾了三趟才把做饭的东西搬过来，连厨房冰箱里的吃的都弄过来了。

姐妹俩可真累坏了，但她们都对大山流露出好感。薇拉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和大山聊天；薇琪哼着歌儿，在他们后面默不作声地干活儿，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谈话。

“你想家吗，阿山？”薇拉问他，随手把化妆用品和香水瓶子放进了箱子。

“偶尔吧，自从去城里上中学离开家我就习惯了，”他回答道，“你去了伊利诺斯读书会想家吗？”

“恐怕会，除了参加聚会，我几乎从来没离开过家。我和我的朋友们不一样，除非必须，否则我是哪里也不想去。”她用深邃的眼睛注视着大山，“其实我也被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但是爸爸妈妈和我都觉得学费太贵了，薇琪也还要读书呢。”

“伊利诺斯大学也非常好，我的母校台大的校长就是这个学校化学博士。当初伊利诺斯大学也是我报考的志愿之一，你去吧，肯定不错的。”

“我知道，毕竟不远，我也能常回家。我会想念家人，想念这座洒满阳光的新房子。”

“那咱们就把你的家当全弄过去吧，先把你的房间布置一下。”大山半开玩笑地说。

“当然了，马上行动！”薇拉说道。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哈哈大笑。

“阿山，可不可以也帮帮我？”薇琪细小的声音低低地传了过来。

大山转过身，对着脸色微红的薇琪说：“当然没问题了，”他这才意识到有一双似曾相识的眼睛在一直盯着他，“我发誓，你们的屋子没弄好的话我肯定不走，好吗？”

“你真好！”她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眨着——就像兰香一样。

新房里的京子对着他们喊道：“吃午饭啦！你们肯定又累又饿。”孩子们又拿着一堆东西搬了过来。“累死我们了！可还没搬完一半呢，”薇拉说着一屁股坐到饭桌前的椅子上，“妈妈，所有重的东西都是阿山搬的。”

“不好意思，等吃完饭我也和你们一起搬，”京子说着拿来了三明治和饮料。“阿山，你不觉得她们干得不错吗？”

“当然了。”他左右打量着姐妹二人，“再也找不到比她们俩更可爱卖力的帮手了。”

下午依然忙得要死。就在这两所住处之间，他们走走停停，不知搬了多少次，一直到傍晚他们才彻底把所有的东西搬到新家。中间休息的时候，京子还给大家准备了凉茶和点心。

搬家最累的就是爬楼梯了，总共三十二级，每上一步，他们都会觉得腰腿在变软，喘不过气来。京子惊奇地发现，姐妹俩一直坚持跟着大山，直到把最后一点东西搬回来，还亲密地拉着手，就像大山是刚刚找到的亲人一样。

亨利·安德森先生下班了，他戴着一副眼镜，个子高高的，金发油亮，手里拎着从单位附近餐馆买回的两只烤鸡——原来是京子让丈夫买的。“真是感谢你，大山，”亨利拍了拍这个年轻人的肩膀，“今天帮我们大忙了。我腿脚不行，车祸遗留的膝伤好多年了，到现在都不能频繁地上下楼。唉，今天也没法给你帮忙。”

“别客气，安德森先生，”大山发现对方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不过却很热心。“今天我很高兴。”

晚饭时，大山才了解到京子的父母在她八岁的时候就举家移民美国，到了芝加哥，京子还在家教两个女儿学了日语。薇琪的英语和日语都应用自如，她比薇拉更愿意学习妈妈的言行举止。他记起了薇琪方才哼唱的熟悉曲调，还有帮她搬过来的那堆日本书刊和杂志。尽管姐妹两个都如此可爱，但根据自己敏锐的感觉判断，薇拉属于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外向活泼，有自信心；薇琪则明显是个东方少女，得体大方，脆弱而又敏感。

就像大多数其乐融融的家庭一样，饭后大家闲谈的话题就是教育的问题。“我打算学商务，然后接着读一个 MBA，”薇拉自信地说，“将来我要赚一大笔钱，要在郊区买座漂亮的房子，爸爸妈妈也能住进去。”

“真是个好计划，亲爱的，我们很高兴你能这么想。”京子笑了。

亨利也点头表示对宝贝女儿的赞许。

“未来的成功人士，”大山赞许道，“没问题，你肯定能做到。”

“谢谢，你不会觉得我有点儿痴心妄想吧，阿山？”

“当然不会了，薇拉，”他赶紧说，“在美国，很多女性都做得有声有色啊，看看她们多么时尚靓丽。”

这时，刚刚读高二的薇琪很认真地问道：“等我上大学了，可以学习计算机吗？”

“当然可以。”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信息科技是一门新兴的领域，给更多的学生提供了机会，”大山给她鼓励，“薇琪，你一定行的。”

“真开心你能这么说，阿山。”她的眼睛中透着笑意。

大家的谈话中心又转向了大山，他们都对这位眼睛炯炯有神的外国小伙子抱有一好奇心。“我刚开始攻读生化博士，”他说，“我以后可能会做关于肿瘤分子方面的基础研究，特别是乳腺癌。”

“太好了。”亨利点点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医学问题，我妈妈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

“阿山，我们希望你学业有成。”京子说道。

这些话使大山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家里一样温暖。大山起身告别时，京子往他手里塞了一个纸包，里面有他的工资。京子告诉他，有什么事情就给他们来电话。亨利亲昵地握着他的手。薇拉拍了拍他，薇琪则冲他露出了羞涩的微笑。大山对他们夫妇二人的热情款待表示了感谢，又表扬了两个小妹妹。全家人一起起身出门给大山送别，看着他穿过院子，慢慢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我挺喜欢阿山的。他聪明、勤奋，容易相处。”薇拉感叹，顺便偷偷看妈妈的反应。

京子点头说：“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有修养。我能看得出来。”

“感觉他就像一个大哥哥。”薇琪一边拉着妈妈的胳膊，一边说，“妈妈，他还会来咱们家吗？”

“当然会了。等感恩节薇拉回来时，我们再请他过来。下次他就是咱们家的贵客了，真希望他能将咱们这里当成他的家，他离家这么远。”

沉默寡言的亨利把宽大的手掌放在妻子柔软的肩头上，轻轻地拍了拍。



第二章 感恩晚餐

来美国后的第二个月，大山搬出了台湾人俱乐部。很幸运，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他租到了一个公寓。租金是贵了点儿，不过他算了算，发现只用奖学金就能付得起房租，不再去琢磨交给美国政府的保证金了。

如果学校里的同乡没有请他去家里吃饭，大山就会和同学或者一些博士后研究员在学校的食堂吃饭，偶尔他们也去一趟附近的比萨店。他有一个特别好的饭友，姓苏，妻子叫文怡，和大山同姓，所以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文怡和大山五百年前是一家人。

白天，大山一般都奔波于实验室和课堂之间，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占满了。他晚上才返回住处，虽然累，但感到很充实，没有虚度这一天。

大山躺在床上，伸伸懒腰，不一会儿他便坠入了梦乡。恍惚中，他拉开抽屉，翻出了几张放大的兰香的照片。他再一次地想死死抓住这些过去的影子，在他的钱包里，也有几张兰香的小照片。他知道，在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够逃避他坚定的灵魂，藏匿兰香的影子。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她离去，即便她结婚了远隔在万水千山之外也不能。

不知不觉已经三个月过去了。第一波西伯利亚寒流来到了密歇根湖，院子里的老枫树叶子一夜就变红了，在风中抖动，越发单薄枯萎了。大山想起了家乡终年郁郁葱葱的树林，眼前的一切更让他情绪低落。

他依旧按时给家里写信，家人回信会告诉他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一点一滴都不遗漏。但是，他们只是偶尔才会提到兰香，即便说到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句带过。他明白家人为什么不提兰香，但他还是希望能多知道些兰香的近况，尽管在信中看到兰香的

名字会让他更难受。

我感受你,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相爱,分别,

要远胜于彼此毫无真情。

——《回忆深处》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一天晚上大山接到一个电话。实验被打断了,他放下试管,拿起话筒,略带气恼地说:“亨特博士研究室,什么事情啊?”

“请问……王先生在吗?”一位女子犹豫地问道,接着传来一阵兴奋的声音,“是你吗,阿山?”

“天啊,京子阿姨!真想不到!”他也提高了嗓门。

“没想到还真是你接的电话,我以为再也联系不上你了呢。我从台湾人俱乐部的方先生那里找到了你实验室的电话,他说晚上最容易找到你,我没有打扰你工作吧?”

“没有,没有。非常抱歉我后来没有和你联系。怎么样,新家安置好了吗?”他突然想起了那天搬家时候的情景,想起了那两个可爱的女孩,于是问道,“你的两个女儿过得开心吗?”

“我们都很开心。后天是感恩节,你知道吧?”

“是吗?我对节日一向不怎么留心——你看,我现在还不知道感恩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嗯,感恩节是美国传统节日啊,家人和朋友都要聚在一起。我们全家都希望你能过来一起吃火鸡,薇拉也回来了,她特别想和你说话。”

稍稍一段沉默之后,大山听到了一个久违了的甜美声音。“你好,阿山!我是薇拉,我们都十分想你,我是特别特别想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我很好,一直在摆脱想家的念头,”他的心跳得很快,“薇拉,你在伊利诺斯大学怎么样啊?”

“还活着呢。”薇拉笑着说,“回到家真开心,而且后天就能见到你了。阿山,过来吃饭吧?”

“好,”他说,“我一定过去。”

“太好了!妈妈说傍晚开始聚餐,所以我可以开着爸爸的车子去学校接你。稍等啊……薇琪说她也去,那我们后天一点见如何,具体在什么地方等我?”

“生化教学楼前面怎么样?你知道在哪里吗?”

“没问题，我能找得到。别忘了啊，你现在有个约会了，后天来我们家一起过感恩节，记住了吗？”

“这个日子太特别了，怎么会忘呢？真高兴你们还记得我。”

“阿山你知道吗，其实那天你走了之后我们一直计划着什么时候邀请你再来呢，别忘了这个约会啊！”

“嗯，到时见。晚安，薇拉。”

“晚安，阿山。”她挂断了电话，极力在薇琪面前掩饰着自己的羞涩。

下午一点五分了，大山飞一般跑出了实验室。姐妹正站在车旁等着他，大街上非常冷，风把路面吹得干干净净。感恩节到了，街道空无一人。

“阿山！”当大山出现的一瞬间，薇拉大叫道。薇琪此时也冲着大山手舞足蹈。

“你好，薇拉。你好，薇琪。见到你们真高兴，对不起，我迟到了五分钟。”他气喘吁吁地说道。面前的这两个女孩，头发长了，化着淡妆，比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更漂亮了。

“我们也是刚到。见到你真是太激动了，是不是啊，薇琪？”薇拉用胳膊肘碰了妹妹一下。

“是啊，阿山，”薇琪对他灿烂地笑了，“日子过得真快啊。”

“都不敢想这些。对了，能不能去我那里一下，我忘记拿东西了。”

“当然可以了，正好去你那里看看，时间早着呢。”

大山给薇拉指路，汽车向大山的住处驶去。“到了，我就住后面的公寓。你就把车停在这里吧，估计我的室友都回家过节去了。”

“我们可以进去吗？”薇拉问。

“当然可以，不过我的住处特别乱，不要嫌弃啊。”姐妹俩跟着大山进了屋子，咯咯笑了。大山急忙从地上拾起衣服，在床上腾出一片空地让她们坐下。“姑娘们，这就是我的窝儿，晚上歇脚的地方。这地方还真不错，离实验室很近，购物方便，一切都好。”

“这个屋子确实不错，采光好，还有一个单人的浴室。不过这么点儿大的地方塞我们三个可真闷啊。”薇拉边说边脱了外套，也让妹妹脱了，屋里有点热。

“你们今天穿得都非常漂亮，我是不是也换件更正式些的衣服？”

“没必要，不过你要是真换我们还是挺高兴的。”薇拉咯咯笑了，薇拉含情脉脉地盯着他，使他想起兰香那同样迷人的一双眼睛。

大山让她们选了一些磁带，听听音乐，然后就直奔浴室。不一会儿他出来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套姐姐刚给买的新款衣服——一件浅蓝色衬衣，一条彩色真丝领

带，脚上穿着一双锃亮的皮鞋。

“哇，你太帅了！”薇拉一边帮他捋直领带，一边惊呼。“太棒了，领带非常高雅。对了，我们非常喜欢你的音响！”

“声音很好，是吧？薇琪，你找到喜欢的音乐了吗？”他转身问妹妹，记得那天薇琪在一旁小声哼唱来着。

“我觉得这盒日本经典音乐专辑不错，特别是这些封面上的歌，”薇琪爱不释手地看着，“上面有许多小时候妈妈都给我们唱过。”

“太巧了吧？！你可以拿走，这样你们全家不是可以一起再听了吗？”

“真的可以吗？”

“当然了，我平时太忙，没有时间听。只要你喜欢，就拿着吧。顺便也拿着这些关于歌曲背景介绍的单子吧，你肯定喜欢读这些东西。”

“真的可以借吗？”薇琪问薇拉，薇拉点点头。“太谢谢你了，阿山。”她像一个小女孩一样，脸上闪动着快乐的神采。

一张放大的照片从一堆书里滑到了桌子上。薇拉拿了起来，仔细地研究着：“阿山，这是你的家人吗？”

“是啊，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两只狗，夏天的时候在房前拍的。”

“我觉得，你的爸爸妈妈肯定很慈祥。”

“好大的房子啊！像一座宫殿。”薇琪从薇拉身后瞥了一眼，惊奇地说，“还有两只大狗啊！”

“照片里的这个女孩真漂亮，是你妹妹吗？”薇拉的眼睛盯着照片上紧挨着大山的那个女孩。

“不，她是我堂妹，我叔叔的女儿。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她结婚了，离开我们小镇两年多了。”

“她对你肯定非常特别。我觉得你们像恋人。”薇拉冲着他说，有点挑衅的意思。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自从她结婚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哦？肯定有原因的吧？改天把她的事情告诉我好吗？”薇拉淡淡地问道，她能从大山的语气中感到一种悲伤的味道。

“我觉得我姐姐有点吃醋了。”薇琪对大山悄悄说，咯咯笑着，有一点反常。

“薇琪，别捣乱！”薇拉说道。接着，她很温柔地对大山说，“能给我再看一些她的照片吗？我现在真的很好奇。”

“改天吧，我们不是还要去吃饭吗？”

“是啊，差点儿忘了这件事情。马上回家，今天我们都开心点，好吗？”

“当然了！到时候，我给你们俩拍照，今天阳光很好。”

“太棒了！你拍过全家福吗？”

“当然拍过了。”

“你是一位大牌摄影师啊。你也和我们一起来个全家福吧，好吗？”薇拉建议。

“求之不得啊。”他们互相凝视着。

他们在房前找到了一个光线充足的地方。相机里的胶卷只有四张可用了，大山给她们姐妹每人拍了一张，接着又给她们拍了一张合影照。最后，他把相机调到自动格式，跑到两人中间拍完了最后一张。

“我想要……”在快门响起的那一瞬间，薇拉不由自主地想说些什么，但她马上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要说那么大声儿。

“噢，我又忘了，”大山说，“我有一点酒要拿过去。”

“那好，我们回去拿啊。”薇拉说道。

回到大山的住处，薇拉问他是否可以借他的全家福照片回去给爸爸妈妈看看，他同意了。拿上酒，大家一起去吃饭过节。大山从内心里感激他们全家，能让自己在异乡有这么一个地方度过感恩节。除了自己家之外，没有比这儿更好的了。

他们在附近的一家超市停了下来。大山匆忙跑进去，几分钟之后，他拿着一捆包装好的东西走了出来。“让你久等了啊。我们最好赶紧回家，省得让京子阿姨担心。”看着左右两个女孩，他说，“你们是真的天使，说真的，我好久都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开心了。”

“我们也很开心啊。”薇拉很随意地握住了他的手，她很惊异，因为大山的手上有了一股油然而生的温暖。她的内心突然涌起一种冲动，一路上总时不时走神儿。

“爸爸，妈妈，我们回来了！”刚进门薇拉就喊道。

“阿山！”京子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用美国式的礼节一下抱住了他，忘记了惯常的鞠躬。“见到你可真高兴。”

“我也高兴，京子阿姨。这是送给您的花。”

“嗯，好漂亮的花啊！粉红色的玫瑰花，这么多啊。薇拉，赶紧把它们拿水养着，柜子里有花瓶，找几个出来。”

“它们可真鲜艳啊！一会往我房间放一枝。”薇拉说道。

“我也想要一枝。”薇琪也马上说，跟着姐姐进了厨房。

这时，亨利也从里面的一个房间走了出来，张开双臂用力抱了抱大山。他刚刚给客户忙完了税务的事情，正好出来休息一会儿。“你好，大山，很高兴又见到你了。如果你